

特 告

注 意

社 聞 圖 畫 社 說 時 評 徵 言 雜 文 雜 俎 小 說 商 業 調 查

徐季直 吳洽溥 黃清如 譚伯機 謝鈞彝 蒲礎伯 李伯楚 楊敏若 朱養初 同人担任

兩 粵 商 報 最 後 之 佈 告

總 編 輯 何 球 謹 訂

啓者。同人等於己酉七月組織之兩粵報。旋緣事中止。今作罷論。初、凡創辦人先墊銀二元。以爲印件等費之用。是報創辦入。凡二十三。應共收墊款四十六元。用去文茂印費十七元。圖章名片等九角五仙。每創辦入。派此等費用五錢六分二厘。如創辦人已交墊款二元於梧州總收處。或廣州總收處。請向所收者。取回餘墊銀八錢七分八厘。其未交墊款者。亦請將應派費用五錢六分二厘。就近交或梧或粵總收處。以實行利害均沾主義爲盼。此佈。

兩 粵 商 報 東 省 總 收 處 交 代 清 楚 之 佈 告

兩 粵 商 報 籌 辦 事 務 所 謹 啟

鄙人謬蒙兩粵商報創辦入舉爲東省總收處。茲該報決議停辦。鄙人經手收支各款早已清算。適足相抵。已統交籌辦事務所核對無訛矣。至應由鄙人派回餘墊款與創辦人一節。亦曾專函催請到收矣。此佈。

鄙 人 何 貫 俠 謹 白

社 聞

● 三月十一例會情形 本月十一星期日。爲本社例會期。是日到者。有何君貫俠。楊麗

辛 亥 三 月 廿 五 日 出 版 第 七 十 四 期

(一)

生。梁威如。凌清臣。徐鏡波。何少海。各君。是日并無本社提議事件。祇互相慨嘆到會人少而已。

●三月廿五例會情形 本月廿五日。為本社例會期。是日到者。有梁威如。楊敏達。陳伯宏。徐焯南。黃清如。關晃埤。朱典五。何貫俠。何少海。徐季直。俞愷儔。各君。是日祇研究辦報事宜。并無本社提議事件云。

●入社候查。茲由社員梁君威如。擬介紹招葉生。(字伯榮。二十歲。南海縣濠洲鄉人。寓廣州青年會內商業學堂。)入社。經發調查員調查矣。合照章并登書佈告。

●繳交本社經費二十一誌 茲譚君伯恒。已于日昨將去年認定經費如數清交本社會計矣。未交者。請着意看之。

●繳交二期基本金特誌 本社基本金。自舊歲七月以後入社之同人。即須按年繳納基本金二元。如須一次繳足者聽。經詳載新章。茲有譚君伯恒。已照章繳納二期基本金二元矣。應繳者。幸勿忽諸。

●捐回徵驗章費特誌 本社發出徵驗章。以為社員互相憑驗起見。概免收回工費。惟同人多以本社經費維艱。每每捐回費用。已數誌前書。茲又有麥君健臣。亦將該徵驗章費銀三毫。如數捐交會計云。噫。關心本社經濟者。未必祇麥君也。我同人共勉之。

●溢款虧空有着 本社會所。附設會文軒代收對聯。均賴黃清如關晃埤二君料理。舊歲核數。已溢銀六十餘兩。確見收効。惟會所庶務員彭恪訓。竟私行虧去銀共五十兩五錢二分七厘。經于舊歲集議。擬由荐人担保。着伊立回欠單。限月交還。并先將伊辭退。現聞已于日昨由荐人社員蔡公復君担保。着彭恪訓立回欠單繳交會計存據云。想我蔡君。必能維持社款也。

●商務維持報進退維艱 本社同人發起創設商務維持報。爲本社機關。經數誌前書。現聞股已將集足。股銀亦收多數。惟約核社員股數止占十份之一。現該創辦入。深以將來權操自外爲慮云。噫。吾同人何以善其後乎。亦應爲吾社前途一念及也。

●同人擴充實業之成效 本社同人。譚君伯機。前歲創辦光遠玻璃公司。所出燈罩氣水罇等物。大爲社員歡迎。成效大著。茲聞該公司又發明一煤燒紅磚。已數經試驗。確有成效。現擬再招新股合辦。于日昨集股東會議。均無不贊成。該新股經一舉而足數云。

●范楊梁三君竟在青年會留一紀念 同人范鳴石、楊敏達、梁威如、三君。同在青年會內商業學堂。該學堂係附屬于青年會者。故科學中有聖經一科。蓋欲以引誘青年之入教也。乃三君自入該學堂之後。每以耶教爲不屑。而極力提倡孔教。而該堂同人。亦均明達之士。甚爲贊成。日前考試。竟將聖經一科。置之不答。并在堂內組織一團體會。日昨開幕演說。均以孔教及合羣爲宗旨。而將耶教之道理。幾至推倒云。

●嘯海按。范君沉毅識堅。楊君勇敢識卓。梁君智慧明敏。三君皆吾社有數人物。必非彼粗淺之耶教可能動誘。況今竟同在一學堂內。其舉動更可知矣。豈區區提倡之事。遂足以竟三君之志歟。請同人拭目以觀其後。

●徐君見義勇爲 同人徐君鏡波。爲朋輩造事。每不辭勞苦。赴義如甜。久爲同人所欽佩。茲同人黎君颺生。有祖舖一間。設在洞神坊口。歷祖以來。向安無異。乃舊歲該街以阻學事。虧去廟款甚巨。遂竟將黎君之祖舖。私行賣與湯某。稟警局嚴飭搬遷。而黎君乃商界忠厚誠實之輩。每以與訟爲無謂。湯某竟以爲黎君畏彼。迫之尤甚。後徐君得聞此事。義氣勃然而生。遂約黎君到談。勸其同赴警局。與彼理論。并願代將此事預達官聽。又親身到警署代爲打點一切。黎君遂于昨十八日與湯某同到總局。問官訊畢。即以湯某爲無理

取鬧。大爲申飭。乃湯某又推于街坊。問官遂判交總商會調處。現聞湯某與街坊仍嘖嘖于警局控訴云。噫、亦無識之甚矣。

●區官負氣用事之可嘆 同人何君嘯海。胆識俱優。久爲同人所信仰。現何君府上。秀現一事。尤足見其胆識。并足見官吏之兒戲。因何君府上蓄一婢。爲族人之女。貌醜性頑。年已及笄。正欲帶返鄉內交回伊母擇嫁。該婢則力言往外打工。昨十五日何君着彼將衣物拈與人家。并買什物。返時。路經石橋頭。見人多在此頑水。彼蠢立觀看。立足不牢。竟滑于涌內。該處水深只二三寸。衣褲盡滿污泥。遂不敢還家。鄰人黎宅。卽帶伊返家。代爲給換衣褲。匿不使出。至二點餘鐘之久。後該處街坊得聞其事。羣到黎宅追問。巡士始上前干涉。帶該婢返警區。該黎某則對街衆稱謂該婢被主人虐待。日撻七八次。故欲投水自盡。我救伊返宅勸慰云云。坊衆不知。亦互相盲從。羣到西三區。區官施某遂卽將該婢訊問。而該婢乃不發一言。始傳何君家人到領。而是時已三鼓後矣。何君適不在家。至十六早始到警區。而坊人黎某均在此。何君到時。羣指爲虐待婢女。何君遂高聲問誰爲街坊。則見有二三最凶者上前應聲曰。我卽街坊。汝虐待婢女。尙欲若何。何君遂柔言以問之曰。汝旣謂我虐待婢女。汝知我住于何處。街衆均曰我不知。何君乃厲聲曰。旣不知我住址。何以知我虐待婢女。街衆皆曰。是黎某所說。何君乃笑曰。黎某非吾婢。何以知。豈彼一人之言。諸君便信耶。街衆無言。遂紛紛尋黎某對何君言爲婢所親說。何君遂請巡長立將該婢當衆訊問。該婢遂言并無日打七八次。餘則不發一言。何君遂請巡長卽將街衆申飭。并着卽退。街衆一哄而散。黎某亦不知何時而遁。區官遂傳何君上公事廳。謂汝婢經訊得據云確係自盡。雖非日打七八次。亦不願回爾家。則非虐待而何。現雖傳領。汝承認爲真虐待投水否。何君不俟其說完。卽接語云。學員(何君曾畢業于番禺官立自治所故自稱學員)

則謂其并非立心投水。因當日學員曾着伊交衣服與人家。亦經交妥。所買什物。落水時尙聞在手中。如果立心自盡。尙能暇豫若此。況該處水深二三寸。卽最漲時亦止盈尺。何能死人。至謂爲虐待。則更不然。太爺是極明白的。無難見到。如果眞爲虐待。則其身體必有損痕。鄰居亦必稍悉。不難一驗身體。一訪坊鄰。自然明白。如果身體稍有痕跡。鄰居稍有微言。學員甘認虐待之名。聽太爺處辦。何君說完此席話。該區官忽作色無言。隨云。虐待非必有痕跡。何以彼自認投水。又不願回爾家。何君卽言。若無痕跡。何得爲虐。直教導而已。至自認投水不願回家之語。實黎某所唆擺。爲脫身之計耳。因黎某帶他返宅之時。如果立心善良。何以不報我家。又不報警局。竟私行藏匿至兩點餘鐘之久。始因街坊詰問。始由巡士帶上。可知其立心非屬拐騙。卽意圖隱匿。況黎某親口誣稱主人日撻七八次。而該婢尤有良心。恐傷王人之面。不敢直誣。尙言不是。而祇云投水不願回家。而問其何以至此之理由。則無以荅。况落水之時。未見其有投水之實。而出黎宅之後。竟有投水之言。其唆擺。實顯而易見。况該婢爲舍身之計。樂爲彼黎某所擺弄。故堅認之。尤望貴區嚴斥黎某。以警將來。區官聞言。卽曰然則我不明白。何君遂荅云。或貴區未及細察。區官遂揚臂而負氣曰。汝很明白吾今不給汝領。汝自往總局領。何君遂云何以又着學員帶圖章到領。本到總局領亦不難。而貴區官未免太負氣矣。學員今日之辯。非欲得回該婢。不過欲得回名譽耳。遂轉身出公事廳。厲聲曰。區官如是。無怪治安難保。當時公事廳環立皆局員。皆目灼灼以視。何君從容而去。卽日遂入稟總局。將此中情節及區官負氣之事投明。翌日卽傳何君往領。何君到堂。復將前言申說。并力言區官負氣反復。該委員遂云。這不用講。這都是你們婢子不好。現交爾領回就是。惟該婢確自言不願回家。委員威喝該婢仍不遵。委員遂着何君勸他。何君乃云。彼既不願回家。則着伊母到領就是。學員

不過辯虐待二字而已。該委員即云。是呀。現在放奴經有上諭。爾是明白人。不可勉強他纔是。何君翌日遂即同伊母領出。聞該婢買時何君曾言明交回伊母出嫁者。現伊母猶深恐該婢偷走。特仍交回何君託人嚴束擇嫁。現何君則未允云。噫區官亦惡作劇矣。然其又奈何君何。未免枉作小人也。

(伯機按)我中國官吏。每以壓制人民言論為唯一手段。稍有反抗。便橫施壓力。務使一般人民。化為柔懦不振唯諾復從之愚民。中國之弱未始非是。言之痛心。今何君失一婢矣。其中曲直。顯而易見。而該區官。乃冒昧若此。况得何君一番論辯。本如洪爐沃雪。聞言立誤。乃竟不自甘愚昧。老羞成怒。至負氣將該婢轉解總局。以示壓制言論之淫威。視公事同兒戲。無怪警務無起色也。然何君能持理力爭。不少遜縮。亦足使知我今日之人民非必可欺壓也。甚願我同人每事當作何君之胆識。使一般之暴吏。有所警惕。今特錄之。以與同人共勉。

●同人之難兄難弟 同人潘君貞廉。潘君民悅。羣季六人。甚為俊秀。素相友愛。雖其得家庭教育所致。(貞廉君曾上同志書。自認得家庭教育。查其事實。亦非子虛。)而亦難乎其人也。貞廉君以下。現有室家者三人。向同居食。家政則由其令受堂主特。其令受堂於去年患一咳症。(聞至今尚未痊愈。我同人或已或親友若精此醫道者。不妨為之介紹。以盡互相維繫之旨。)宜靜處調養。家政勢難主持。擬與各媳婦分爨。免相責任。而貞廉君等既聽慈母之意。若不遵行。則偏勞慈母。而反重其咳症。於孝子之心。有所不安。設若遵行。則於兄弟之感情。必日漸而薄弱。且媳婦之於家姑。必由此而冷淡矣。彼此兄弟磋商。遂建一良善辦法。茲畧述其辦法如下(一)置購買什物日記一冊。(二)置銀錢桶一個。(三)使媳婦三人。每理家政一月。週而復始。(四)凡日中辦一事。購一物。所用之款。雖一介之

徵。必須由經理者登在日記內。書明辦某事用款若干。購某物用款若干。以昭畫一。而杜疑猜。(五)照上行之。一則可替慈母之劬勞。一則可保兄弟之感情。一則可藉此以造就各媳婦識普通上字義之益。(聞貞廉民悅二君之尊夫人在外家時父母拘於習俗。自少至長及出閣。未入學塾。又無家庭之教育。故隻字難明。貞廉君等每以爲憾事。幸得其令受堂及其令妹。明於文法。時常指點。并貞廉君第三弟君慧君之尊夫人。亦畧識文字。故藉此砥礪乃云然。)是一舉而數得。其慈母見衆子之意見如是。遂將分爨之意。作爲罷論。而從此辦法行焉。此事其鄉人戚友聞之。莫不相稱爲難兄難弟。有宋校宋祺之風云。

礎伯曰。潘君者。余之世兄也。(貞廉君尊翁曾爲余之師)故今得其事甚詳。特表而揚之。以實社聞之資料。而盡撰述之厥職。暨告我同人之欲救國者。而由此起點焉。何也。夫今之號稱志士。囂然以救國自任。或出諸言語。或形諸筆墨者。而觀其家政。棼亂異常。上下相猜者有之。閭牆操戈者有之。然吾聞齊家而後可以治國。未聞家不齊而國可治者也。若輩所謂志士以救國者。不揣其本。而齊其末。吾恐其無濟於事矣。必如潘君等由整頓家政始。譬如欲聯羣以固國。而人人無自治力。攻左其左傾。擊右則右軋。羣何可得乎。蓋觀其家政能整頓。卽其人亦能自治。加以擴充之功。推之以救國。則吾國庶有復蘇之一日乎。夫如是。乃真志士。乃真救國。嗚呼。吾聞潘君之風。而百感交集矣。吾又烏能已於言哉。

函 件

祝番禺婚嫁改良會開幕詞

寅維辛亥年三月初七日爲

辛亥三月廿五日出版第七十四期

(八)

番禺婚嫁改良會開幕之期。敝社得與參觀。實深感佩。竊以歸寧不返。陋俗相沿。百有年矣。凡屬男女。厭惡已極。父老縉紳。對於此弊。久思改良。而倡議無人。間有倡議。而堅操不力。今幸

諸公獨具熱心。組織斯會。協力維持。轉移風化。誠鄉閭所欽慕。倫常所倚重也。將使父相命母相戒。條例必行。男有室女有家。糟糠亦樂。上足蕃祖宗之嗣。下足諧夫婦之歡。丈夫有偶。當前咸頌仁人。女子刁蠻。過後亦思君子。從此怨曠潛消。睚鱗咸詠。敝社同深感戴。發為詩歌。遂拜手屬言而祝之曰。

歸寧不返俗堪傷。革弊何人顧梓桑。父老有心空爾汝。縉紳久志正倫常。歷年陋習相沿襲。闔邑歡呼待改良。欽佩諸君倡義舉。織成斯會訂新章。于今開幕傳佳語。此後回門要熟商。母命叮嚀惟敬戒。女流出入漫荒唐。翁姑棗見承歡樂。孫子瓜絲衍慶長。拜手華封翹頌祝。萬年夫婦沐恩光。

社 說

議案通過之効力

襄 武

一國議論所從出。則有資政院也。一省議論所從出。則有諮議局也。至夫一縣一城一鎮一鄉一社會議論所從出。則有地方城鎮鄉議事會也。團體中社員會員之會議也。嗚乎。盛矣哉。雖然。僅此一議。猶未臻其盛也。立法行政司法。此三權鼎立之說也。議而不行。是謂徒法。行而無序。反足擾法。我國之立憲也。既三載矣。三權分立。寔見其端。大之則去年之資政院也。遠之則各省之諮議局也。近之則吾粵之諮議局也。大者遠者且不論。若吾粵議局開議以來。官廳之提議也。曰以求議案之通過也。

議員之絞腦汁。費研究。亦曰以求議案美滿之通過也。彼官廳。彼議員營營於通過者何哉。蓋以資其執行也。觀於粵督張鳴岐在議局之言曰。若此者。務求諸君速通過。其言若甚懇摯也者。是可徵矣。議案而不通過。則官廳無所執行。通過而不執行。則議局可爭議而上之資政院。所以尊重此議案也。而保固其通過也。大哉。議案通過之効力。有如是哉。彼地方城鎮鄉議事會之議案也。亦何莫不然。所可嘆者。社會中之議案耳。亟亟而集之。僂僂而議之。其通過否也。無懇求也。其執行否也。無爭議也。一視主其事之意旨爲從違。人何幸而爲社會之主其事者。何不幸而爲議局對待之官廳。或曰。會社也。無資政院之平其爭也。無張鳴岐其人者之主其事也。議案通過之効力。如是而已矣。若吾社也。則渺小幼稚。何足齊論。敬候通過照行之語。亦僅見之一度之議草中。其未照行也。亦宜。玉以琢而成。金以鍊而精。甚願治事者琢之鍊之毋徒法也。

論崇儉改良婚嫁與國家富强有密切之關係 赤若

本月七日。爲關君晃堉倡辦之改良婚嫁會。行開幕禮。鄙人緣時屆清明。不能躬親盛會。良用歉然。付鄙人于去歲五月。與舍弟敏達。及三數全志。在桂洲地方自治研究社。倡設崇儉改良婚嫁會。此時頑固之士。以爲不可行者。間或有之。而附名贊成者。實居多數。經已將議案通過照辦。嗣因米價昂貴。該社倡辦平糶。將此議攪起。繼因鄉鎮互爭。風潮叠起。各姓士紳。意見甚深。有如水火冰炭。勢不相容。致該會不能成立。近有一服弟。行將娶親。終日議索女家粧奩。及迎親之日。如何佈置。新婦之房。如何鋪陳。無一不踏踵事增華之陋習。屢勸不從。良深浩歎。對于關君。能勿羞愧。雖然。有志者事竟成。該會縱不能成于今日。或可成于來茲。縱不能行于鄉中。亦當行

于一己。區區苦衷。期與關君共勉者也

作者並識

今試問中國何以富。莫不曰闢墾地也。開礦產也。築鐵路也。興實業也。又試問中國何以強。莫不曰規復海軍也。練成陸軍也。振興學校也。此誠富強之要素矣。然吾謂致富之道。開源尤貴節流。圖強之本。強國莫先強種。而流何以節。崇儉特開其端。種何以強。改良婚嫁實爲先導。此近世熱心之士。所以亟亟于崇儉改良婚嫁會之設也。夫婚嫁爲倫常之大本。人類之胚胎。成人以此。成家以此。成國亦莫不以此。是日也。爲之父母伯叔者。尤當崇尚節儉。示以敦樸之風。不當踵事增華。起其驕侈之念。自世風不古。俗尙侈奢。陋習相沿。牢不可破。男家不求淑女。祇計厚奩。女家不擇佳婿。專索重聘。嫁一女也。娶一婦也。上等之家。每數千金。中等千金。下等亦數百金。鬪濶鬪潤。徒耗資財。如是之中國。安得而不貧。其甚者。歸寧不返。輒曰賠銀。樂家無期。娶猶未娶。傷風敗俗。習尙相仍。欲其種族繁昌。何畏南轅北轍。如是之中國。安得而不弱。貧也。弱也。召亡之道也。一婚嫁之不善。足以召亡而有餘。其他又安論耶。

全人關君冕暉。有見及此。與彼鄉人士。創立改良婚嫁會。冀挽頹風。用矯陋習。由是用度有過奢者。執章程以取締之。禮節有過繁者。執章程以糾正之。婦寧有不返者。執章程以懲戒之。挽旣倒之狂瀾。作中流之砥柱。將見由儉而致富。種強而國強。老大病夫之中國。庶有豸乎。論語禮與其奢也寧儉之言。唐詩三日入廚下洗手濯羹湯之句。關君蓋深得此旨矣。范社長演說詞。歸重于普設家庭教育。倡立女子學校。誠知本之論哉。

論坐言尤貴起行

贊武

吾嘗於明鏡觀今日社會上。若者爲軀山軀氣節一流。若者爲謙謙君子一派。若者以先知先覺自任。若者以憂民憂國爲懷。孰不志嚶嚶然曰。古之人古之人者。然浸假而魑魅侵之。蛇虎啣之。弱一箇矣。未弱者方握腕歎息。謂臨崖勒馬。吾輩此後。當阻勉堅持。然浸假而立足稍移。一落一丈。又弱一箇矣。更有甚者。終日言教育。猶汨沒於嗜欲之中。放言誕論。蔑視倫常。隨入禽獸之羣。猶借豪傑之污點。以自文飾。號於國內。日言合羣。而父子兄弟之間。則大多缺憾。二三知己。亦隙未凶終。飲食徵逐有羣。患難顛沛無羣。若是者吾多見也。嗚呼。果何故哉。毋亦坐言不貴起行之故矣。

吾嘗思之。豈眞言之匪艱。行之維艱耶。不知天下事實過於名則安。名過於實則亡。不在高論之矜誇。而在實事之求是。故古者言之不出。亦耻躬之不逮也。是以古之大聖賢。大豪傑。凡事無論難易。必裁度於吾心之可以能。吾力之可以能勝。而又輔以果決之氣。持以堅忍之志。然後不動聲色。而躬行實踐之效着。彼易其言者。其氣盛。其志滿。發揚蹈厲。若有不可一世之慨。及攷其所行。乃無一與所言相肖。曾亦知偉人之責備其躬者。顧如是不乎。嗟乎。言之不忤。亦孔之羞。尙何用曉曉爲哉。孔子曰。力行近乎仁。力行者何。即起行之謂也。吾初嘗疑之。以爲仁之道大矣。胡力行者便足以語此。及觀漢文帝謂張釋之曰。卑之無甚高論。欲令今可行也。假使事不可行。則高論亦無取耳矣。申公之對武帝曰。爲治不在多言。顧力行何如耳。然行之不力。多言奚益。乃知聖人之言。確萬世不易也。

又觀晉尙清談。八王五胡。相繼爲亂。神州覆蕩。宗社丘墟。使中國淪於夷狄者數十年。亦已尙矣。卽如明崇禎朝。議論紛紜。而周延儒楊嗣昌等輩。尤機警善發議。而卒之曾無一起行者。遂致甲申之變。廟謨失算。禦敵無人。闖賊犯京。而烈帝投環。

身殉社稷。至今猶有餘痛。寧不悲哉。空言之禍如此。然則起行二字。顧可不貴耶。語曰。前車覆。後車誡。吾輩生乎晉明之後。豈可不深惡而痛絕之乎。

吾念至此。不禁感慨繫之曰。吾社之社員。類多開通有爲之士。讀書十年。才猷素抱。對於吾社。諒不讓人獨步。故嘗觀同人當酒酣耳熱之際。侃侃而談。激昂慷慨。其言非不痛切也。而西哲有恆言。知責任者。大丈夫之始。行責任者。大丈夫之終。同人。不認此責任則已耳。苟既認之。又何忍徒事空言。不從實行着想乎。故吾謂無徒坐言。尤貴起行。意欲以此冀我同人之自勉而已。

(未完)

讀何君貫俠辯明書後論

鈞 彝

商場之賴以保持者曰信。社會之恃以鞏固者亦曰信。使併此信字而諱言之。推盪之。我國當此萎靡凋敝之商務。有不如冰曝露。頃刻銷滅也哉。溯小號天泰恒。被貫君穗興銀店。撻欠付項發生後。經將委屈情形。佈告社書。今春大會。荷蒙同志諸君。許列議案。研究屬實。得收勸令貫君允肯將來以優異待僕之效果。深感諸君高義。亦感貫君具有天良。無日不延企以待也。茲讀貫君辯明書一通。語氣和平。無復昔時凌厲。足加敬愛。然核其所辯。與當日實情。不無齟齬。中有辯同不辯。亦有辯非所辯者。使僕不言。易淆皂白。是故不能默爾而息也。綜窺全篇主旨。所不滿意於僕者。厥在藉社長售偽騙一語。於是支離牽湊。應還不還之故。則諉諸大局。可還不還之故。則卸處無權。識者於此。已洞燭其窮蹙矣。扶其用心。無非欲洗脫偽騙二字。祇承認對不住三字。噫。曾亦思對人不住者。推言之更有甚於偽騙者乎。前者僕之佈告書。乃責重貫君應响交還。而忽却之。却之道。又出以自己力爲肩擔。復請晃君爲之說情分任。是以失信待僕。并以失信待晃君。不啻以不信任全社矣。貫君乃偏缺此而

不辯。毋亦善忘以致之歟。夫言行無信。則謂爲僞也。謂爲誦也。諒非失當。語曰。人而無信。不知其可。然則社友而無信。更不知其可。矧爲社員信仰之社長。謂可以不信待社員耶。竊以爲關繫本社前途。此僕佈告書所由作。否則撻欠直常有事。豈暇一一盡情佈告耶。更不慮閱者生厭耶。貫君不云乎。僞者假也。言行無信。卽謂之假。假之與誦。又何以異哉。誦者亦巧言行詐之謂耳。豈必棍騙始爲誦。假冒始爲僞。譬如作文偶用黨字。亦將執作逆黨解耶。意者貫君心虛誤會。殆非本志也。至謂僕之討還日息二千三百兩。爲食言之舉。豈真以僕此舉爲大失所望。又謂如果行誦。何不并誦多數社員。何不并誦社欸。此言尤爲昧理。譬如爲賊。豈賊盡天下。始謂之賊耶。倘必謂所擬僞誦二字爲過當。僕亦樂聞。敢還質諸大雅。請另行尋繹。求與對不住三字針鋒相對者。暫行替出僞誦二字可乎。使徒執一二字。謂僕之佈告爲非。言論爲曲。誠難爲乎繼後之社員矣。且僕當大會時。亦嘗言之矣。欺還則名譽復。然則對不住三字亦終有解脫之一日。貫君又何必重勞筆墨耶。誠如貫君言。非別具肺腸以待僕。僕安敢再事挑別以待貫君。况僕處被欠地位。所以仰賴貫君者。猶甚殷切。貫君不言。僕亦已矣。奈如貫君所謂具有苦衷。如骨在喉。吐之始快者。貫君能爲本社計。能爲後來社長計。僕又烏敢不爲本社勉。不爲後來社長勉乎哉。至假道義爲毒酖一語。貫君不解。當有能解之者。東隄烟景。正復宜人。相逢時。不以狂謬見責則幸甚。

時 評

覺 殊

禁賭福粵也。苛捐禍粵也。藉禁賭以苛捐。名福粵而實禍粵也。清鄉安民也。濫殺害民也。因清鄉而濫殺。非安民直是害民也。邇者各屬之鬧捐。迭見日報矣。羅定之慘殺。電稟當道矣。無亦捐之過苛殺之過濫歟。

雜文

莫等閒廬隨筆

禁賭籌抵之以暴易暴

礎伯

我粵賭博。內而甲於各省。外而盛於各國。其爲禍也。甚於洪水猛獸。烈於迅雷疾風。所謂製造盜賊。是率獸食人之類也。所謂窮困愚頑。是設陷阱釣餌之類也。凡傷風敗俗。棄業圖僥。僉歸賭博之禍。則賭餉者。謂爲暴政。不亦宜乎。

昔林則徐蔣益禮二公。深慨乎賭餉是政之暴者也。乃毅然倡禁。事已實行。詎時奸佞盈廷。小人道長。不旋踵而調差。死灰復燃。而賭魔之命運愈熾。嗚呼。是我粵民之不幸也夫。

近日泰東西各國。文明日進。風撼中華。故人心日醒。民氣日漲。立憲前途。有不可遏。於是中央集權之政府。感於外而顧乎內。遂不得已班行立憲。畧具雛形。而興利除弊者。是憲政之紀綱也。故諮議局一開。首提議曰禁賭。由是我粵民交和於下。報紙維持其中。靡不援以興利除弊之憲政。要求政府允禁賭。再四再三。弗得明詔。惟以籌抵二字。扣緩歲月。迨是年三月初一。乃禁賭籌抵之紀念日。嗚呼。禁賭則吾喜矣。禁賭籌抵則吾悲者。未知奚若也。

我粵賭未禁之時。稅捐經費。已達三千餘萬。(注意)其中用還我粵者。不過三百萬(注意)耳。比各省多於二十分之一。(注意)今賭餉不過六百餘萬(注意)耳。雖不籌抵。尙多於各省十四分之一。(注意)胡爲孜孜籌抵。而厚彼薄此耶。且立憲國無賭餉。以爲不正之稅。有列國相形。無可推諉。胡爲孜孜籌抵。而至立憲名實不符耶。此二者。誠百索不得其解矣。嗚呼。禁賭籌抵。吾無以名之。名之曰以暴易暴。其苛耶。其苛耶。明眼人亦必之。

送友人小影索和詩七律

嘯海

顧影皆非我自憐。君親無補負青年。形圖漢閣動猶在。鏡對廬山志歎然。持贈故人千里外。追陪知己一燈前。漫云笑語難酬荅。雅致須憑賜錦牋。

諧談

事在人爲

亦若

高堂大夏。西式裝修。龍旗高懸。隨風舒捲。門首站二巡士。內則餐其具。洋其几。議案當中。響鈴置其上。鋪設燐煌。橫披一額。大書特書事在人爲四字。蓋有取于人定勝天之意。有滑稽子曰。是真中國之怪現象也。甲亟詢其故。滑稽子曰。人爲二字。合之則成一僞字。僞者人爲之變相。人爲者僞之真相。他顏其額曰事在人爲。豈非事事皆僞。是相率天下而爲僞也。今學生則僞文明。剪辮仔則僞維新。女界則僞平權。僞自由。而政府則僞立意。非事事皆僞而何。甲聞言。點首而去。

雜俎

砒霜之特別服用

伯璣輯

砒霜之爲物。性酷毒。多食則惹身致死。少食能補火改血。感動皮膚。故以治數種皮膚之病最爲得益。惟其質大毒易險。醫士不常令人服之。惟奧國有數處山上之人最喜食之。因該處鍊鉛銅等礦甚多。其礦內所含之鉍。能變爲砒霜而散出。由此其人多用此質。有一生每日服若干者。有一家疊代連用者。其用砒霜。畧有二意。(一)欲身體肥胖。而皮膚潔軟。面色鮮妍。(二)欲呼吸易。雖登高山峻嶺亦不覺倦乏而喘。凡人或畜用之皆有同性。故畜馬者每有以砒霜和于馬之食料者。

奧國醫生云。有一農家女。身無別病。惟愧面白肌瘦。某農人子欲娶之。而因是以生嫌也。女心慚忿。遂稍服砒霜。數月後。面色嫣紅。宛如桃腮。該農人子喜。欲訂親。女亦甚自得。因思多服。貌必更妍。不知服至過限而斃。奧國等處。每年因此致死者不少云。

至欲登山者。其食法。將砒霜小片置口中。漸化。則任何等高削之山亦能直高不疲不喘。惟食時之數。必視其人之強弱。大畧砒霜一厘。分爲數服。最壯者二三服。每一二日一服。當晨興未食時服之。後則漸增多。惟服食亦成慣性。凡食慣者若因事不暇食。則心覺不安。煩悶無聊。不思飲食。喉如火燒。胃腸皆痛。全顯服砒毒之症。若仍舊服合。則霍然矣。

按砒霜究何能改人面貌。令增鮮妍。或令畜皮變成豐澤。今尙未能洞悉其理。惟其在身內能令耗料減少。而臟肺放出炭養二更少。此爲定理。蓋能令臟肺少放炭養二。則能成二事(一)所需吸之養氣即更少。故雖登山而喘氣可緩而易。(二)食物所含油質。畧爲備臟肺放炭養二所用。既有法能令其放炭養二更少。則油質可以聚于皮膚。漸資肥胖。惟砒霜如何能令身內減費炭養二。仍待研究也。

●正誤 上期雜俎內時事感懷詩首章天漫靈霧黯神州句靈誤作理

清明已過(粵謳)

洽 溥

清明已過。惹起我心酸。君呀連年咁耐。總不見你寄銀回旋。曾把書信寄盡咁多。唔見你隻字複轉。令我伸長條頸咯。望眼將穿。大抵你乍啞乍聾。總唔爲我打算。若係不顧奴奴。都要顧住吓椿萱。萬事須要關心。咪話當得咁閒緩。經濟唔敷嘍。試問你點樣子擊權。況且你入路咁多。唔系話唔够算。做乜你問柳尋花。到處咁捐。相隔鄉閩。條路不遠。氣車快捷咯。不日就有飛船。有事應要回來。免使我心咁緝戀。等我從頭至尾。講透个的事和端。唉。我越想越思越覺心麻亂。空抱怨。望君你快把心頭轉。但願天邊鴻雁。共我把書傳。